



腊八姐姐

□ 李萨

腊八节的北方农家屋里是清冷的，堂屋中间的小土炉只在做饭的时候是红火的，伴着饭菜的味道，之后，红火渐渐暗淡，晚上睡觉前就被厚厚的煤封住，只能保证将火种续命到第二天早上。

农家屋里的一切也是冰凉的，包括橘子，腊八晚上的月亮就是一个这样冰凉的橘子瓣，颤抖地挂在深蓝的夜幕上。

橘子在腊八是没有的，它大概是被我从春节穿越过来的。八种谷物、豆类和枣熬成的腊八粥，那时候也是没有的，甚至连腊八蒜都略显奢侈。

腊八相比春节，犹如首饰之于新衣服，在为吃饱饭挣扎的日子里，新衣已然奢侈，首饰当然可有可无。

腊八在我心里，只是姐姐的生日。

姐姐有很好的胃口。冬天农家屋里放着的橘子，对我来说凉气是透心的，姐姐则完全不在意；年节里的黄米糕黏腻无比，我看一看都觉得胃要被粘住，姐姐觉得那是超级美味，对于偶尔出现的黏稠堪比黄米糕的腊八粥，姐姐也有无限的兴趣；过年过节，上中学的姐姐就能跟大人学做香酥的鸡蛋面皮、炒酥脆的咸味花生、炸好吃的油条……姐姐的胃，能容纳五光十色的美味，又能用自己的想象和巧手把五光十色变成现实。

虽然只比我大两岁，姐姐和我很不一样。

小时候我一直羡慕着漂亮的姐姐，总跟在她身后，去附近厂矿的职工公共澡堂洗澡时也是。腊月里，公共澡堂里人特别多，水也很热，进去一会儿就看不清谁是谁了，白花花的肉林里，我找不到姐姐。哗哗的水声，裸体女人们有些猖狂的聊天的声音，淹没了我的。

难得进一次澡堂，女人们总要待够了才出来，于是人越多，洗得越慢。首先要洗头，冲洗好几遍，头皮都被烫红才算完。随后把身上的灰泡起来，用搓澡巾使劲搓，等污垢一条一条被搓得像虫一样扭曲着滚落到地上，再去水龙头下冲干净，然后重复两三遍。

我抢不到水龙头，只能仰着头看着等着。

姐姐总能从白花花的大人们中间找到缝隙，钻到高高的水龙头下面，像大人一样把自己洗干净。之后抓过头发都还没湿透的我，放到水龙头下，粗暴的热水立马就砸到我身上。洗头发、搓澡，不大的姐姐拉着更小的我，在白花花的堆里钻来钻去。洗澡流程很快结束，我们便从热水间出来，浑身冒着热气，开始穿衣服。随后，两人告别澡堂，头发上滴着水，很快结成冰，刺猬一样一路走回家。

我和姐姐上同一所高中，我上高一，姐姐上高三。那一年，姐姐自己设计了一套裙子，找裁缝做出来。白色上衣

有蓝色娃娃领，袖口处也加了同样蓝色的装饰，配上蓝色A字长裙，穿在削肩细腰高挑的姐姐身上，青春勃发的美，清新而灼热。

她的同班同学——一个家庭富裕的女生马上跟着做了完全一样的一套。下午放学时分，细瘦高傲的姐姐和她微胖的女同学推着自行车走在校园里，自行车白亮的辐条折射着夕阳的光芒，一圈又一圈，像追光灯一遍又一遍打在漂亮的女主身上。一众男生的叫声和嘘声，在裙裾飞扬的女生身后响起。

很久以后，终于有一天姐姐同意我穿她的套裙，就有我班男生问我，那个穿同样衣服的高三女生是你姐？

1990年搬进新房之前，我们一家五口人挤在两间小平房里，我和姐姐通腿睡一个被窝一直到高中。我的脸旁边，就是姐姐的脚。姐姐的脚细又长，大脚指头比其他脚指头长出好大一截。冬天，姐姐脚凉，总要把脚贴在我身上，我烦的时候就使劲打姐姐伸过来的脚，偶尔，姐姐被打醒了，迷迷糊糊地说：妹，你还没睡？

通腿睡的时候，我发现姐姐腿上莫名出现的白点，一开始很小，慢慢地白点周围有一圈发红，白点上还会掉下皮屑来。之后，胳膊上也出现了。后来我们知道那叫牛皮癣，一种极为顽固的皮肤病。

姐姐没考上大学。之后干过车工，在加油站当过加油员，开过菜看店，都没什么结果。她腿上的牛皮癣，很快由小白点连成片并且蔓延全身。爸爸带她四处求医，吃过无数的药，打过数不清的针，甚至找了很偏方，终究也没什么效果。

放学回家后，偶尔我会见到姐姐撸起裤腿，在腿上抹各种药膏，细长的腿上几乎没有了白净的肉色：银白色的皮屑，皮屑周围一圈红色，有的皮屑被挠到流血，之后结痂成褐色，还有黄色的和棕色的药膏。

我的眼前场景错乱，我的心坠落悬崖：这还是那个裙裾飞扬的高三女生吗？这还是那个骄傲、倔强而美丽的姐姐吗？是谁在姐姐身上贴上了丑陋的狗皮膏药？是谁破坏了我那样羡慕的仙女？

看着姐姐，我不敢说话。抹药膏的时候，姐姐也不说话，有时她会疼得龇牙咧嘴。嘶嘶的疼痛声里，我仿佛看见姐姐青春的骄傲被一点点刺刺啦啦地扯下来，扔进无底的黑洞。

姐姐再也不敢穿裙子，甚至不敢谈恋爱。

此后，我和弟弟相继复读一年后考上大学，家里负担陡增，姐姐和妈妈起早贪黑摆地摊卖起青菜。每个月15号前后，姐姐跑邮局给我和弟弟汇款。

我上大三那年，姐姐结婚了，姐夫是同一条街上窑货（陶瓷）摊摊主的独子。他不嫌弃姐姐的牛皮癣。

结婚之前，姐姐还特别给我和弟弟定做了一套西装，让我俩气派地送她出嫁。

结婚后姐姐依然和妈妈摆摊卖菜，依然每月15号给我和弟弟寄生活费。

暑假我放假回家，跟着妈妈去卖菜。早上天不亮就拉着空的地排车去批发市场，再拉着装满菜的车到市场，摆好菜品，招徕顾客，算账，不断地整理被挑乱的青菜，直到晚上收摊。几天下来，我就招架不住了。

妈妈和姐姐一起卖菜，姐姐的角色像军师：今天要从批发市场进什么菜、多少斤，要卖多少钱一斤，下午剩下的菜要怎么降价处理，多数时候姐姐拿主意。我替姐姐班，打乱了原本密切的角色配合，连生意都不好了。

我无力而感慨。不知道和我年龄相仿的姐姐，如何在这条人来人往的路边，熬过这一天的日落和风雨；如何在日渐衰老的妈妈旁边顶住生活的压力，让妹妹和弟弟无忧无虑；又如何在她的青春里，想象自己的未来。

2000年，姐姐的儿子出生，三年后，姐姐久病的婆婆去世。儿子不怎么爱学习，姐姐为此操碎了心。没几年，姐姐的公公又瘫痪在床，全靠姐姐姐夫两人照顾。

现实如火煎熬，烤在姐姐心上。

腊八出生的姐姐，仿佛掉进了腊八粥里，那曾经饱胀的青春，像腊八粥的米和豆，经过无限的煎熬而涨裂、爆浆，成为黏稠的一锅，看不清楚，也无法挣脱。

如果姐姐当年也像我和弟弟一样去复读，说不定也会考上大学，过上不同于现在的日子。对姐姐心怀愧疚的我，常常会做这样的设想，但姐姐从来没有在我和弟弟面前抱怨过。

我的设想，姐姐一定也无限纠结地想过，那些曾经跳跃的火苗，不知道灼烧过多少次，姐姐每一次把它们压住以致最后熄灭，不知要经过多么焦灼的搏斗。我不曾和姐姐仔细讨论过这样的问题，姐姐也从来没和我说过这样的假设。我们姐妹之间，不是无话不谈的闺蜜，甚至有些隔阂。但我对姐姐，却有无限的信赖和感恩，她熄灭心中的火，点亮我前行的灯，更像我的长辈和妈妈。

毕业工作后第一个春节，我给姐姐买了一双皮鞋，穿在我曾经打过的她瘦长的脚上。她或许不知道我的心思。我也没说。

姐姐不卖菜之后，应聘成为超市理货员，后来慢慢升职。儿子职业院校毕业后，头脑灵活，踏实肯干。姐姐很欣慰，决定退休之后给想创业的儿子帮忙。

半生倏忽而过。小时候那些温暖美好的梦想，一路穿越、变形，成为硬邦邦的现实，只有腊八的月亮，还是橘子瓣一样挂在冰冷的夜幕上。

至味腊八蒜

□ 马云丹

冬令里的美味甚多。而进入腊月，在腊八节这天腌制几瓶腊八蒜，等年下里与亲朋聚餐时，端上一碟翡翠般的腊八蒜来，绝对会令其满足而霸气地称赞：“蒜，你香！”

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腊月里需要认真地筹备年的百样滋味。在开启为年而丰盛的美食盛宴里，腌制腊八蒜是拉开这场盛宴的序幕。

腊八蒜，自然是要腊八节这天腌制才算得上正宗。父亲从北屋的墙上取下一瓣蒜来，我和姐姐围在炉子旁剥。蒜是母亲在院落里种的紫皮蒜，漂亮又饱满，用母亲的话说，这蒜长得很是周正。

父亲去刷洗腌制腊八蒜用的空酒瓶，边刷边对母亲说：“这酒瓶口子小不好放蒜，不如买几个罐头来让‘馋猫’们吃了，用罐头瓶腌蒜，好放也好取。”我们欢呼着让父亲去买。母亲笑道：“成！又能让‘馋猫’们解馋，还能用瓶子腌蒜，两全其美。”

父亲腌腊八蒜，很有仪式感。他先将白胖的蒜瓣放到清水里清洗一番，再放到白布里沾去水分，摊开晾上一阵，然后将蒜一瓣瓣地切去根部，放到干燥好的罐头瓶中，倒上米醋漫过蒜。蒜被切除根部，醋会更快渗透到蒜里，使其呈现出翡翠之色。再放少许冰糖增鲜味，加上些许高度白酒，会让蒜保存得更长久，然后封好瓶口放到避光处。

腌制腊八蒜的最佳时长，是到春节开瓶。时光就是如此神奇，像顶尖大厨掌握火候一样精

准，不长不短恰好到年下的时段，此时的腊八蒜色泽翠绿，蒜香裹着醋香扑鼻而来，正是最可口的时候。

蒜与醋在时光中交融，提炼出不一样的味道和感悟。总有一种滋味以配角姿态真诚地存在，内敛认真，不抢风头却精彩地支撑起整个美食气场，腊八蒜如是！色泽碧绿，蒜肉紧致，酸辣清爽，会将道道主菜提鲜出各自的风味。

Q弹的肉皮冻，覆盖上薄薄的腊八蒜片，倒入蒜醋汁，翠绿之下酱色的肉皮冻更显弹性。夹一块蘸着蒜醋汁，披着翡翠衣的肉皮冻入口，是鲜衣怒马奔来的青春，蒜香醋香里飘逸起肉香，羞涩亦张狂。

腊八蒜炒肥肠，这是油腻大叔遇到果敢小伙子。锅中肥肠反转中慵懒腻歪，只需将腊八蒜往锅中一投，立即就遣散了肥肠的慵懒，消除了肥肠的腻感。到口中，那滋味是极其正点的柔嫩鲜香。

还有那道炒藕片，出淤泥而净白的藕片，在腊八蒜里入了俗尘却更加清爽、踏实。嚼起来，脆生生的清微里升腾起幽幽蒜香，像踏青在春天里，身心皆清丽。

而与腊八蒜最美的相遇者是饺子。饺子是娇娘，腊八蒜是良人，两者相遇就是幸福团圆。一口肉香四溢、热气腾腾的饺子，一口醋香飘逸的腊八蒜，在口腔里相遇，你依我依，朴实又撩人。

腊八蒜的味道，大概就是让味蕾一触就迷恋的。蒜和醋在时光里交融出的至味吧。



腊八粥里的思念

□ 张卿

小时候最爱过腊八了，因为腊八那天奶奶会给我们煮香喷喷的腊八粥。在物质贫乏的年代，吃一顿腊八粥就像过小年一样美好。

每当腊八节的前一天晚上，我们这些小孩就迫不及待地坐在炕上，围在桌子旁等着奶奶安排活儿。奶奶会拿出远在新疆的大伯邮寄来的核桃、葡萄干，还有家里的红豆、绿豆、芸豆、大枣等，让我们帮着挑豆子，给核桃去皮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偷吃葡萄干和核桃了。奶奶干活的时候，往往会走神，那是在想念新疆的大伯。虽然大伯经常写信，也把新疆的特产邮寄回来，但他不能回家和大家团圆，总是奶奶的心病。

腊八这天，奶奶早早起床，开始烧水煮腊八粥。我被腊八粥的香味惊醒，一骨碌爬起来，草草洗把脸，催着爸妈赶紧开饭。此时，院子里传来说话声：

“娘，我回来了！”一声“娘”让大家愣住了。奶奶鞋子都没穿，一下子冲到门口，看到大伯一家站在院子里。望着冲出来的奶奶，大伯跑上前抱着奶奶哭起来。奶奶擦了擦眼泪，拽着大伯往屋里走，父亲招呼其他人也一同进了屋。

桌上的腊八粥散发着浓浓的香气，弟弟被馋得难受，便问道：“奶奶，咱什么时候喝粥？”奶奶这时才放开大伯的手，下炕和母亲张罗起来，给每个人盛粥，让大家赶紧趁热吃。大伯说：“娘，这腊八粥还是您熬得好喝！”奶奶笑着说：“好喝就多喝点，锅里还有。”大伯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奶奶看着大伯他们喝粥，满眼都是慈祥。

饭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，大伯说，想家想得难受，便托人买了火车票，带着一家老小回来了。在大伯心里，能喝上奶奶做的腊八粥就是最幸福的事。